

六、近期中歐互動及未來發展觀察

臺灣大學國發所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葉國俊主稿

- 中共是歐盟對俄羅斯能源制裁下最大獲利國；且隨戰爭長期化，及來自中、美兩國的產業競爭壓力，已對歐盟自身政經整合造成破壞。
- 北京採「各個擊破」方式，挑撥歐盟與各國關係，加之歐方對中國大陸經貿依賴甚深，致使各成員國及其政要態度游移不定。
- 歐盟石化等耗能產業出走，各國面臨「去工業化」就業壓力，中方對歐影響與壓力依然存在，「去風險但不脫鉤」成主要戰略。

（一）前言

近期中中國大陸與歐盟互動，有老問題與新議題，老問題是仍在凍結中的「歐中投資協議」，各成員國對此態度分歧，這又連帶影響到我國期待與歐盟締結的雙邊投資協議。新議題則如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在盟情咨文中，強調不會坐視中國大陸對於純電動汽車出口補貼，之後即宣布正式展開反補貼調查，以決定是否開徵反傾銷關稅。

然而歐盟自己沒有補貼嗎？無論如何俄烏戰爭都改變其能源成本與運用的格局，包括歐盟主要國家的 G7 對俄羅斯進行石油出口價格上限，但最大獲益者卻是中國大陸與印度，因為價格上限使中方對俄更有討價還價空間，遑論過去歐洲最依賴的俄國天然氣，中方更能以更低代價獲取。能源成本優勢，將使歐盟石化鋼鐵等耗能產業進一步出走，去工業化所導致的就業壓力更大。無怪乎今（2023）年比利時與西班牙成為全球僅次於中方的俄羅斯液化天然氣進口國時，輿論才警覺俄烏戰爭後的「脫鉤」之說仍遠未實現，且隨著戰爭長期化與中方態度仍偏向俄方，極可能對於歐盟自身的政經整合產生負面影響。

（二）歐盟各國步調不一滋生外界疑慮

不管形勢如何推移，歐盟之於中方，一直扮演分散對美國經濟依

賴的角色，歐盟亦較美國提供更多投資與技術移轉。當經濟、外交、人權等爭議逐次搬上檯面，中方改變對於布魯塞爾互動戰略，將重點放在對各成員國雙邊關係的經營，運用個別國家差異，推進北京的議程與利益，甚至挑撥歐盟與各國間關係（Divide and rule）。希臘曾因參與「帶路倡議」，抵制並令歐盟無法發布對中方人權狀況聲明，為歐盟的團結敲響一記警鐘。原先的 17+1 因多國退出而受挫，但匈牙利與歐盟候選成員國塞爾維亞的總統，仍趕赴北京的「帶路」十週年峰會。

然而整體來說，歐盟各成員國在分歧中仍有所進展：2017 年盟情咨文所倡議，主要針對中方資金的外資審核機制在三年內完成立法並開始執行。之後各國逐次建立各自的審核架構，並將外資投資案件向歐盟報備。雖不若美國 CFIUS 般嚴密，但對於防止惡意併購與技術外流仍起了很大的作用。

只是各方意見步調不一，仍不免令各方對歐盟政策的堅定性產生疑慮。例如今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專員波瑞爾（Josep Borrell）稱，臺灣在經濟、商業以及科技上都與我們有關，因此呼籲歐洲海軍巡邏臺海，展現歐洲在此一絕對重要區域上自由航行的承諾。這番話卻立即遭到自己人，歐盟駐中大使度堯誨（Jorge Toledo Albinana）反駁為被嚴重誇大。而他與部份人士極力想促成「歐中投資協議」破冰，並曾在就任前稱歐盟支持兩岸和平統一，且中國只有一個，也同樣牴觸歐盟的「一中政策」。

（三）結語

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與歐盟之間的雙邊投資並不平衡，後者是我國最大外人直接投資來源，而我國過去對歐投資占比極低。在地緣政治、分散風險以及歐盟晶片法案補助下，台積電的德國薩克森投資案可望成真，牽引眾多半導體上中下游的人員資金流入歐洲，並帶動周邊地區與成員國的投資發展與人員訓練。

但在前述歐盟各國及其政要態度游移不定，且「去風險但不脫鉤」語意與政策方向仍不明確下，中方對歐影響與壓力依然存在。正是因

為對中方貿易逆差已高達四千億歐元，且這種趨勢一旦形成，便極難逆轉，未來包括汽車與綠能都將是爭議焦點，偏偏在俄烏戰爭能源轉型需要且自身產能不足下，勢必依賴大量中方製造產品，這都使歐盟未必願在各項衝突中另添煩惱。事實上歐盟官方似已將臺歐 BIA 定位為政治而非經濟議題，在雙方經貿往來尚稱順暢下，具實質效果而非象徵性的作為，仍是歐盟強化與我國關係時較為偏好的做法。

歐盟另一個需要擔憂的議題，就是經濟復甦受限於戰爭、供應鏈分散與能源轉型而放緩。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無一不受影響，但歐洲接近戰場、各國意見導致政策形成緩慢、且對於俄羅斯能源依賴太深，所受負面衝擊因而較大。例如俄烏戰爭爆發後，德國能源價格升幅占消費者物價膨脹比重近半，相對其他各國是較高的。該國率先對家戶進行能源補貼，這種財力也未必是所有歐盟成員國都有的。然而對於工業能源的補貼，目前的聯合政府遲遲未能定案。由於歐盟受到美國廉價能源與降低通膨法提供補助，以及前述中國大陸來自俄方能源與廣大市場的雙重夾擊，其製造業提升至占 GDP20%的目標極可能成為泡影，而其中對於製造業最為關切的成員國德國，包括巴斯夫在內知名企業已聲稱絕對要向外出走，去工業化趨勢恐也將與原先「德國製造 2030」規劃背道而馳。

尤有甚者，來自中方與美國的產業競爭壓力，極可能對於歐盟本身的經濟整合造成破壞。由於各國經濟實力並不一致，並非每個國家都有能力如德、法等國般進行單邊能源與產業補貼，儘管這樣的作為基本上需要歐盟認可。但若實力財源較強國家擅自進行單邊補貼，或將引發金融市場動盪：例如投資人很可能在觀察到這種情況後，認知部份成員國財政與經濟狀況不佳，便自公債市場賣出該國債券導致其價格下跌且殖利率上升，兼以歐元區內國家並無資本有效管制，即會形成各國公債殖利率差距拉大這種近似歐債危機前夕的景象。與歐債危機與新冠疫情所不同者，當時各國多為經濟衰退，因此財政貨幣刺激政策有其功效；目前則是物價居高時期，過去的政策將會投鼠忌器，這反過來又將對於歐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形成考驗。